

照
春
著

飛 雲 樓

群 众 出 版 社



李双喜同志于1989年10月2日在天安门城楼上



1988年5月1日，李双喜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是他的母亲——杜凤竹手握奖章

序

艾 斐

成德同志转来一部题为《飞云楼》的长篇报告文学，嘱为作序。但当我粗略地翻阅了这部书稿之后，却有些茫然了。因为报告文学不象小说，不象诗，也不象戏剧和电影，它具有新闻的性质，是通讯与文学的胼体联姻和有机结合。所以，衡量报告文学的优劣得失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标准之一，就是它的富于时代精神和现实色彩的真实性的。然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我没有发言权。因为我并未对书中所描述的事件和人物进行过调查，对其中的具体情况全非谙然。

由于这个原因，我的序只好绕开本书的具体内容，讲一点题外话。所谓题外话，主要有三点：一是我对万荣这个地方的认识；二是我对报告文学创作的认识；三是我对作者照春同志的认识。

关于万荣，对我来说无疑是十分亲切的。因为我出生在这个地方，从小就受到过它的养育和熏陶。那沟沟洼洼的黄土地，那葱葱郁郁的柿树林，那金黄金黄的麦穗，那雪白雪白的

棉田，以及那“丁奕冯村出了名，杜村千尺还有枣”的深水井，都是自幼便紧紧地钤印在我的记忆中的。“我爱这片土地，尤其爱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在长期的劳动和斗争中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所创造出来的种种伟业与奇迹。我清楚地知道，正是这伟业与奇迹，沟通并连接了万荣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构成了万荣的历史和现实，为万荣编织了彩色的世界和绮丽的梦……

从地理地貌上看，万荣是一块高地。无论从哪面去万荣，都毫无例外地要上一面很大的坡。象金字塔一样的孤山，构成了这块高地的顶锥，它使万荣县的所有土地都具有了山麓的性质，正是这些山麓将孤山高高地托起，使之在貌似平缓之中却以嵯峨之势远远地超越了海平面，获具了相当高的绝对高度。故此，乡间早就流传着“华山高，华山高，华山打到孤山腰”的说法。这是确实的！

这样的地理地貌决定了万荣的沟壑多，风大，黄土层厚，地下水位深，容易遭受干旱的袭击。千百年来虽然滔滔黄河就从它身边流过，但万荣人却一年复一年、一代复一代地饱受干涸之苦，无法摆脱靠天吃饭的命运。不过，尽管如此，这地方却并不贫困。只要风调雨顺，只要不是大干旱，万荣就是丰收年景。在那厚厚的黄土层上，麦、棉、黍、豆，以及玉米、谷子、高粱、芝麻、花生、红薯和各种干鲜水果，一应都长得丰丰懋懋、葱葱俊俊，足以使它的人民获得温饱。与此同时，也使它的人民获具了一种淳朴刚毅的天性和奋发向上的精神。所谓“万荣人”，就是这种品格和精神的责任者、体现者、弘扬者。不是么？从古代的张仪、王通、王绩、王勃、解元、薛瑄，到当代的傅作义、王汶石等许许多

多的文魁武将，特别是那些具有时代风采、不断地以自己的实践创造着万荣的历史、描绘着万荣的现在、憧憬着万荣的美好未来的擘划者、改革者、劳动者们，确乎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在他们身上，始终强烈地表现出一种得天独乘、难能可贵的“万荣精神”，这就是淳朴、耿直、顽强、执著，干一件事非要干到底，非要干出名堂来不可。万荣人是不屈的，万荣人始终有一种倔强、慧勇、宁折不弯、勤奋不懈、进取不息的性格和品质。他们凭恃这种性格和品质，不断地在这块黄土地上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历史上的，且不去说它了，就说这建国四十年来吧，农村扫盲、体育锻炼、推广汉字拼音、饲养大黄牛、打深井、修公路、创造农村政治思想工作的先进经验，乃至制药、发展外贸水果等等，都曾是新闻报导的热门话题，甚至在全国同行业中居于状元地位。

没有一种“万荣精神”，是不会在这黄土圪塔上干出如许大事业来的。我佩服万荣人，我的乡亲父老！

进入新时期以来，“万荣精神”更是得到了发展和弘扬，这突出地表现在发展农业生产和发展商品经济两个大的方面。关于这，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们是胸有成竹的，他们早就为万荣勾划了一张美丽的蓝图，并且已在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地付诸实施。作为万荣实现发展的战略擘划者，他们是既高瞻远瞩，又实事求是的。他们带领县委、县政府一班人，正在同全县人民一道为建设具有万荣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万荣而努力奋斗！

可以预料，在这个实践性的奋斗过程中，“万荣精神”必将会不断开出新的花朵，万荣人及其所经营的这块黄土

地，也必将会不断地塑造出自己的新的形象！

二

关于报告文学，基希曾将之称为“危险的文学样式”。何以如此呢？我想，大抵是由于报告文学往往要紧密切入现实问题，摆及生活脉搏和时代主潮，具有很强的真实性、思想性和政策性，因而在创作过程中不容易把握得很准的缘故吧！

的确是这样的。报告文学虽然也是“文学”，但就其本质形态而言，它更是一种“报告”。报告云者，必须真实、生动，具有思想锋铓和时代精神，必须触及生活的主动脉和人性的深层铀质，必须具有正确的导向性和充满激情的战斗力。否则，它就会没有意义，甚至在社会效果上与作者的初衷相违逆。报告文学所摄取的题材和所涉猎的内容，常常是敏感的、引人关注和招人品评的，它不容许作者进行随意的夸张和渲染，决定地需要的，倒是严肃、认真、热情、豁达、求实、求美，富于激情，同时又必须具有科学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或可认为报告文学是一种带有文学色彩的新闻报导，是一种浸泡了艺术汁液的生活速写，是一种从时代景观和生活画面上剪辑而来的人物通讯。

按照这个尺度来衡量，真正符合条件的报告文学作品，恐怕是只能肇始于近代——现代了。因为古代那种人物传记和笔记散文之类，虽然具有了报告文学的某些特点，但并不是真正的、符合条件的报告文学。只有到了近代——现代，本来意义上的报告文学才得以问世。马克思写于1876年

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杰克·伦敦的记述美国西部采金生活的系列作品，都堪称为报告文学的鸣世之作。正是它们，创造了报告文学这一特有的文学样式。在它们之后，报告文学不但跻身于文学之林，而且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如：基希的《秘密的中国》、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波列伏依的《斯大林时代的人》、高尔基的《一月九日》、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夏衍的《包身工》、约翰·赫西的《广岛浩劫》、斋藤茂男的《爸爸哟，妈妈……》、斯诺的《西行漫记》、奥维奇金的《在一次会议上》，乃至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华山的《英雄的十月》、刘白羽的《火光在前》，乃至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黄宗英的《大雁情》、理由的《世界第一商品》、钱钢的《唐山大地震》、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霍达的《万家忧乐》、孟晓云的《胡杨泪》等等。

从这些报告文学作品的创作实践及其所呈现出来的思想内蕴和美学风貌上作考察，完全可以洞见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极具思想锋铓和政治色彩；二、兼有时代精神和忧患意识；三、着力干预生活和诱发良知；四、注重纪实和强调报告；五、融真实性于文学性，含思想力度于艺术魅力之中。

在艺术表现手法和文体形式上，报告文学自诞生以来，也是不断地在自我完善、锐意开拓中徐徐走向丰富和发展的。特别是进入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报告文学的思维方式在日趋实现立体化、多维化的过程中，其观念也在急速地发生着新的拓异和变革。这使当今的报告文学创作与传统的报告文学创作大不相同了，它不再满足于单一的平面报告，而

是力求进行多角度的投射，并在着力进行复项度的纵横交叉比较中，用多层次的面面观对事物进行深入细致的解剖和多浪头的、不拘一格的、辐射式的或流动形式的自由映现。当代成功的、有创造思维的报告文学作品，在事实上已经变成了时代的百叶箱和生活的多棱镜，它们不仅富于色彩感地把现实生活以立体的方式投射到读者的面前，而且报告文学自身也往往蕴蓄着非常丰富的和潜在的时代景观与思想内涵。

在《飞云楼》这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中，同样也体现了这样的特点。作者观察生活的视点是多层面、多项度的，而作者表现生活的角度，则是跳出传统思维的窠臼，始终在不拘一格的艺术转圜中寻求着自己独到的爆发点。无论在形式、手法和笔路上，作者都力求通过全方位地感觉生活、认识生活和理解生活，而纵横捭阖地达到艺术地阐释生活的目的。这就是说，这部报告文学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是有所探求，有所创新的。这便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常常有一种倜傥感、适度感和轻松自如感，突出地感到作者没有人为地把他所要表现的生活内容揉成一团“泥”或搓成一条“线”，而是基本上按照生活、艺术和作者自我思维的本来面貌与内在逻辑，未加更多雕饰地、自然而然地处以静态摄制和动态表诸，从而为作品平添了若许表现力、天籁性和亲切感。

三

关于作者照春同志，我的印象是他为人质朴，富有才华，且充满热情、多思进取，紧紧地追索着生活的主动脉和文学的新浪潮，并及时地在自己的作品中对之加以渗透和

表现。为了写《飞云楼》，他几次下到万荣进行实地调查，而在消化和转换这些从调查中所得到的材料时，他又尽可能多地运用新的思维方式和艺术方式，从质态上加以蹊径的编织和有序化的辑构。这是需要才情和勇气的，决非平平而来，垂手可得。

照春同志年方三十七岁，已有四、五本各种内容和形式的书蝉联行世，这对于他这样年岁的文学创作者来说，尚属罕见。他是一位军人，又是一位作家，属于战士式的作家或作家式的战士一类，这无疑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优良天赋与资质。因为无论从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历史看，抑或从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历史看，占据脊梁地位和起着脊梁作用的，从来都是战士式的作家和作家式的战士：海涅、维尔特、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绥拉菲摩维支、马雅可夫斯基、伏契克、保泰夫、法捷耶夫，是也；鲁迅、郭沫若、茅盾、柔石、白莽、何其芳、丁玲、周立波、贺敬之、郭小川、马烽、王愿坚，亦是也！正象一位诗人所说过的那样：战士自有战士的情怀，战士自有战士的追求！照春同志具有什么样的情怀和追求呢？读者可以从他的作品中去寻找，去体会，去感验，去发现！作品就是作家的一切，就是赤裸裸的作家自己。

照春同志当然也不例外，他的作品就是他自己！

1990.3.20于太原

注：艾斐是全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第一章

有个万荣人到平阳府的朋友家作客，吃饭的时候，朋友问：“请问，兄弟住在万荣何处？”

“解店楼（芦）上。”

“解店楼上，何处？”

“西南角口。”万荣人边喝酒边说，

东道主又问：“贵处有多少人家？”

“不多，二百来户。”

朋友大吃一惊，心想：“解店楼上一个角竟有二百户，看来，其楼何其大也！”

其实飞云楼建在解店镇，俗名叫解店楼。它位于县城解店镇中央，属于东岳庙建筑群中的一部分。它驰名中外，巍峨玲珑，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千百年来，它战胜了少少风风雨雨，送走了多少日月时光，又迎来了多少明媚的春天。它正象勤劳淳朴、善良义勇的万荣人，尽管历经沧桑，受了很多苦，但依然屹立着。它是万荣的骄傲，万荣人的象征。

解店即是现在的万荣县城。

相传南宋时期，抗金民族英雄解元将军英勇善战，所向

无敌。他常常带领部下以少胜多，以寡敌众，多次水陆大败金军。金军对解元将军恨之入骨，而又闻风丧胆，就伺机报复。一次，金军袭扰解元故里，对解氏户族进行了血腥屠杀，180余人只有四人逃出。解德就是其中之一。他流亡于家乡西南东岳庙（今万荣县城）附近开店卖烧饼为生。当时南县一带都要到吕梁山运载煤炭，解德的店为来往必经之地，整日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店业极为兴隆。为了方便南北往来的客人，解德扩展经营地盘，设立支店。临晋、猗氏、赵伊一带客人往来住西支店，解、虞一带客人歇南支店，安邑、夏县一带客人住北支店，其它客人住本店。

解德与北牛池刘氏之女联姻繁衍子孙，经营店业，传业六世，共历140余年。“解店”的名称就这样自南宋解德开店起沿传至今。

公元1979年8月15日，中共万荣县委主要负责人召开万荣县军民制药厂、万荣县磷肥厂、万荣县中学兽药厂三厂干部职工大会，宣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的一个重要决定。

军民制药厂的人按时来到了开会地点。

万荣中学兽药厂厂长李双喜和他的67名工人，也按时来到了开会地点。

可是，磷肥厂老厂长白艮山同志，不告而辞，到运城给老婆看病去了。找了半天，磷肥厂只有一个看门的老军和一个小军——副厂长。磷肥厂工人，全部放假回家了。

县委毕竟是县委，大会照常开了，县委的决定也照样宣布了：三厂合并为万荣县制药厂，厂址在磷肥厂。白艮山为党支部书记兼厂长，李双喜为副厂长，还有一位副厂长姓

曾。

一个多星期过去了，磷肥厂的工人大部分归来，白艮山仍在运城给老婆看病。磷肥厂的库房、车间和灶房的门上都吊着一把把大铁锁。

怎么办？人们眼睁睁地望着李双喜束手无策。

李双喜戴着变色近视眼镜，穿着笔挺的毛料制服，蹬着一双锃亮的皮鞋对大家说：“工作不是请客吃饭，办药厂决不是求神拜佛。别人不干，咱们照样干。”说罢，他领着他那排着整齐队列的67名工人，喊着“一二三四”的口令，唱着“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曲，大踏步地开进了磷肥厂。

有人担心地对李双喜说：“白艮山不同意和咱们合并办药厂，咱们敢这样上马吗？”

“怕什么？这是县委的决定。”李双喜说得一口普通话。

顿时，工人们劈里咔嚓，三下五除二，没几下就把库房、车间、灶房门上的大铁锁砸开了。

李双喜指着墙角的一堆烂木板：“大家动手，做床板吧。”

乒乒乓乓，烂木板霎时变成几十副床板。工人们搬砖和泥，每个宿舍又垒了两个床铺。

李双喜三天三夜没睡觉，搞出了万荣制药厂的总体设计和车间规划，人药和兽药同时上马。车库改建针剂车间，球磨机室改做片剂车间。没几天，设备全部安装就绪，李双喜一吹哨子，工人们正式开始上班了。

一直不上班的书记兼厂长白艮山待在家里，坐在沙发上，边喝茶，边对来探望他的人说：“李双喜吹牛皮。他兽

药厂没前途，人药厂也批不了。”

客人：“他可是信心百倍呀！”

“嘿嘿嘿……，咱骑着毛驴看戏本——走着瞧。不出三个月，他不来向我说好话才怪呢……”白艮山微笑道。

深夜，万荣中学校长躺在床铺上怎么也睡不着。他望着电灯的开关，久久没有动一下。

1975年，中华大地掀起了一场“教育革命”，而衡量“教育革命”的标准就是校办工厂搞了多少。万荣中学一夜之间就办了十个车间，5000元花光了，连一分钱利润也没捞到。没办法，校长找到李双喜：“双喜，你给咱搞工厂吧。”

李双喜想了想，说：“反正课上不成了，不如搞点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他同意了。他到辽源市渭津农药厂和石家庄化工厂转了一圈，回来和化学老师一合计，竟然神奇地生产出了兽药“肥猪灵”。

王应候老师喝了他的“肥猪灵”，不仅食欲大增，而且还治好了多年的肠胃炎。

李双喜在万荣中学兽药厂搞了二年，挣了50多万元，盖起一座二层小楼房、一个小礼堂、40间教师宿舍，还买了一套发电设备。他带着兽药厂一走，不是端走了万荣中学的聚宝盆吗？

中学校长从心里不顺畅，唉声叹气，但毕竟是多年的交情，他自觉不自觉地也为李双喜捏一把汗：“……白艮山可不是好吃的果子。你小伙子非要戴着红胡子进去，挂着绿胡子出来不可。”

说起来，曾会逢还是李双喜的老搭档，同在中学兽药厂工作，配合得很好。这次县委决定调他到合并的万荣制药厂，和李双喜一样，也当副厂长。

可曾副厂长的脑子里多长了几道皱纹，肚子里多长了几个心眼。他一怕中学的人骂他是叛徒，二怕白艮山的夹脚小鞋，于是脚底板抹油，溜之大吉。李双喜发现他的亲密战友离开了队伍逆方向而去，便叫人去挡。挡不住，他亲自去拉，也拉不回来。十多天不见曾的面，可能他正在自留地里忙乎哩。

没办法，李双喜这个非党员干部只好独自跳起了芭蕾舞。他领导的药厂井井有条，仅半个月，就生产出价值四万多元的兽药“肥猪灵”。

他带着第一批批号的“肥猪灵”，单枪匹马到西北农学院、吉林兽医学院、上海崇明农学院、大荔农场搞临床实验。这四家的实验报告不约而同：“肥猪灵”有造血功能，增进食欲，促进消化，瘦肉增多之功能。

1980年9月27日，在运城宾馆召开了由省农业厅组织的有24个单位十多名专家参加的鉴定会。《鉴定书》肯定“肥猪灵”提高月增重13—18%，节约饲料12—17%，是一种安全可靠的生长促进剂。鉴定会批准“肥猪灵”投入批量生产。

白艮山哼了一声：“别看李双喜兽药批了，可他的人药保险批不了。”

“我就不信我的人药批不了。我就非让它批了不可。”

李双喜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凡干一件事情，就要咬住牙，拼着命，非干成不可。

是的，一个人只要能认识自己，相信自己，并决心塑造自己，他就有无穷的智慧 and 力量。

“万荣制药厂的兽药能批准，万荣制药厂的人药就能批准。”李双喜要赌一口气：“人药厂批不了我不姓李！”

他四次打报告，八次去太原，终于才弄明白，没产品不能批厂子。

没产品我就搞产品。可搞什么呢？制药厂刚刚筹建，要资金无资金，要设备没设备，就那么几间破房子，冬天进风，夏天漏雨，真可谓一穷二白了。拿什么去修厂房、买设备、购原料呢？

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往往想到的事，被客观条件所限制。看来还是得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把精力先放在当地的自然资源上，少花钱多办事，哪怕能少花一分钱也好。想到这里，李双喜就去县志办借来《万荣县志》，经心地翻阅起来……

万荣县位于山西省西南、黄河流域中部的黄土高原，即运城地区西北部的峨嵋岭上，介于临汾、运城两盆地之间。东至稷王山与闻喜、运城、稷山毗连，西隔黄河与陕西省韩城县相望，南同临猗县接壤，北与河津县为邻。东西约47公里，南北约35公里，总面积为1039平方公里，县地图状若一只无头的蝴蝶。县城设在县境东北部的解店镇。距行署运城48公里、省会太原315公里、首都北京702公里。

全县人口：338707人，男性168465人，女性170242人。

山脉：孤山、稷王山、峨嵋岭。

河流：黄河自龙门而下，流经县西边境，其岸线长37公里。河床上宽下窄，最宽处10.5公里，最窄处5公里。由于泥沙沉积，河床逐渐增高，河道不断变迁，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沿河居民常遭水患。

李双喜拿着县志，仿佛一个刚刚到位的司令员似的，检阅着万荣的过去和现在，一切一切。他翻到了工业一栏，迫不及待看了下去：

据荣河志书记载，民国年间，仅有新民、民生两家私营工厂。万泉志书未见有关史料。解放后，人民政府重视发展工业，1954年首建小报印刷厂，继而建立化工厂、针织厂、农机修造二厂、制药厂、酒厂。1976年建立化肥厂，共七个工厂，全系国营企业，由工业局分管。

手工业重点厂部：有脱粒机厂、塑料厂、棉织厂、印刷厂、钻石厂、五金厂、汽修厂、机械厂，刻字、修表部和供销部。

主要工厂：有1953年始建的脱粒机厂和1957年始建的农业机械修理制造厂。

古今名人

张仪：战国中期一位“纵横家”，他是当时的舌辩之士，是一位了不起的外交家。秦惠文君十年任秦相。封武信君。执政时迫使魏国献上郡，帮助秦惠文君称王，他游说于燕、韩、赵、魏、齐、楚服从秦国，瓦解齐楚联盟，夺取楚汉中地，为秦国的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

薛道衡：六岁攻读诗文，十三岁就创作了《国侨传》。隋文帝开皇八年，他官拜“淮南道行台尚书吏部郎”，兼掌